吳興藝文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目錄

齊

高帝

王撫軍爲安東吳興詔 王敬則

曲赦四郡詔

武帝

贈沈冲太常誥 沈冲懷文之子

授蕭重依當作惠休下同左僕射詔 蕭重依郡守

沈文季加侍中詔 沈文季慶之子郡守

明帝 嘗守吳興

封茄法亮詔 茄法亮武康人

孔琇之 郡守

乞甄吳興王文殊表

顧憲之

西陵增稅議 爲吳興儀民

陸澄

不糾沈憲被劾自理表 沈憲武康人 爲烏程令

沈驎士 武康人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目錄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參訂
韓千秋聖開甫定

齊

王撫軍為安東吳興詔　高帝　見江淹集

門下震澤殷與撫馭須才都官尚書撫軍將軍丹陽郡開國公敬則志幹貞烈秉情開敏忠勤之至形乎出內必能綏懷大邦克隆美政

蠲出赦四鄉詔　高帝

門下朕興言民瘼昧旦求政所以廣存簡惠綏茲治道而玉燭未調祥風尚鬱京輔及二吳昔歲水災秋登既罕今茲厲疾罹患者多納隍之歎為矜良深可曲赦揚州所統丹陽吳興南徐州所統義興等四郡其遭水尤劇之縣自今年以前三調未充而虛列已畢官長局吏應共備償者雖即事為愆情在可亮外詳所除以弘優澤

贈沈冲太常詔　武帝

冲貞詳閑理志局澄正誠著蕃朝師彰出守不幸早世

朕甚悼之追贈太常謚曰恭子

授蕭重依（當作惠休下同）左僕射詔　見沈約集

門下尚書萬事之本隆替是寄總司頻闕宜速有人征虜將軍吳興太守建安縣開國子蕭重依才學（一作具）淹通識裁詳允內著嘉庸外敷美政入副朝端僉議斯在可守尚書左僕射餘如故主者施行

沈文季加侍中詔　見沈約集

門下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西豐縣開國侯新除鎮軍將軍沈文季業宇流正鑑識超凡秉茲恭恪謨昔匪朔

難起非慮密爾墉圻疑罄力盡勤萬雉增固寵服攸加

實爲朝典可侍中僕射新除侯如故主者速施行

封茹法亮詔　明帝

茹法亮近在湓城頻使銜命內宣朝旨外慰三軍義勇齊奮人百其氣險阻艱難心力俱盡宜沾茅土以甄忠績封望蔡縣男食邑三百戶

乞甄吳興王文殊表　孔琇之

故鄣人王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没獯虜懷絕身之痛專席窮居銜罔極之卹服紵縞以經年餌蔬菽

以俠命婚義戚於天情宦序空於素抱儻降甄異之恩牓其閭里

西陵增稅議　顧憲之

時西陵戍主杜元懿建言吳興歲儉會稽年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可加至一倍并浦陽南北津柳浦四埭乞為官領攝一年格外可長四百許萬武帝以示顧憲之憲之議曰

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僦以取稅也乃以風濤迅險濟急利物耳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已功或禁遏他

道或空稅江行按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甚去乏從豐
良由饑棘舊格新減尙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元
懿幸灾摧利重增困瘼爲公賈怨書云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人力之外用
天分地率皆不宜於人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
凡如此等誠宜深察

不糾沈憲被劾自理表　陸　澄

澄遷御史中丞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坐家奴
客爲劫子弟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任遐奏澄不糾請

免澄官澄上表自理

周稱舊章漢言故事爰自河維降逮淮海朝之憲度動尚先准若乃任情違古率意專造豈謂酌諸故實擇其茂典案遐依彈新除諮議參驃騎大將軍軍事沈憲太子庶子沈曠并弟息敕付建康而憲被使曠受假俱無歸罪事狀臣以不糾憲等爲失伏尋晉宋左丞案奏不乏於時其及中丞者從來殆無王獻之背違朝莅近代之宗其爲左丞彈司徒屬王濛憚罰自解屬疾遊行初不及中丞桓祕不奔山陵左丞鄭襲不彈祕直彈中丞

孔欣時又云別攝蘭臺檢校此徑彈中丞之謂惟左丞
庾登之奏鎮北檀道濟北伐不進致虎牢陷沒畨岳宰
臣引咎謝晉而責帥之劾曾莫奏聞請收治道濟免中
丞何萬歲夫山陵情敬之極北伐專征之大秘覇季之
貴道濟元勲之盛所以咎及南司事非常憲然秘寧猶
非及中丞也今若以此爲例恐人之貴賤事之輕重物
有其倫不可相方左丞江奥彈段景文又彈裴方明左
丞甄法崇彈蕭珍又彈杜驥又彈段國又彈范文伯左
丞羊玄保又彈蕭汪左丞殷景熙彈張仲仁兼左丞何

參又彈呂萬齡並不歸罪皆爲重劾凡玆十彈甚是虛曠之比悉無及中丞之議左丞荀萬秋劉藏江謐彈王僧朗王雲之陶寶度不及中丞最是近例之明者謐彈在今龜鼇之後事行聖照遠取十奏近徵二案自宜依以爲體豈得捨而不遵臣竊此人之謬奉國憲今遐所糾旣行一時若默而不言則向爲來準後人祓絕方當追請素食之責貽塵千載所以備舉顯例引通國典雖有愚心不在微躬請出臣表付外詳議若所陳非謬裁由天鑒

易解初九潛龍勿用　沈驎士

稱龍者假象也天地之氣有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龍之爲物能飛能潛故潛龍比君子之道也初九既尚潛伏故言勿用

荅張承書　沈驎士

明府德履沖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餝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蟬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耳未忍受此黥劓

與沈約書　沈驎士

永明中約表薦鄰士徵爲太學博士又徵著作郎太子舍人並不就乃與約書

名者實之賓斯所不庶中央無心空勤南北爲惠反凶將在於斯

沈約荅書

獨往之業雖聞前載高匿逸軌罕或其時未嘗不撫衰興懷望古遐矚尊賢拔俗邈然沉冥自遠幽貞之操義高篆策雖將詡不窺城市鄭真名動京師何遠之有名山既鄉內所豐清川又坐臥可對不出戶庭

而與禽尚齊美哉約少不自涯早愛蟲鳥逐食推遷未諧夙願冀幽期可托克全素履與尊弋釣泉皐以慰閑暮則生平之心於此遂矣

遺令　　　　沈驎士

氣絕剔被取三幅布以覆屍及斂仍移布於屍下以爲斂服反被左右兩際以周上不復製覆被不須沐浴唅珠以米種彩先着襌凡二服上加單衣幅巾履枕棺中惟此依士安用孝經既殯不復立靈座四節及祥權鋪席於地以設玄酒之奠人家相承漆棺今不復爾亦不

須旋成服後即葬作冢令小後祔更作小冢於濱合葬非古也葬不須聚土成墳使土與地平王祥終制亦爾葬不須轜車靈舫魌頭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於埏惟清水一盃

薦沈驎士表 南齊書以淵與沈約同薦未知誰筆　　沈淵

吳興沈驎士英風夙挺峻節早樹貞粹稟於天然綜博生乎篤習家世孤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行歌不輟長兄早卒孤姪數四攝厄撫稚吞苦推甘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召仍疊玉質踰

潔霜操日嚴若使闕政王庭服道槐掖必能孚朝規於
遐鄙播聖澤於荒番

承世祖旨奏江謐前後罪　　沈沖

謐少懷輕躁長習諂薄交無義合行必利動特以奕世
更局見擢宋朝而阿諛內外貨賂公行咎盈憲簡戾彰
朝遞與金輦寶取容近習以沈攸之地勝兵強終當得
志委心託身歲暮相結以劉景素親屬望重物應樂推
獻誠薦子窺窬非望時艱網漏得全首領太祖匡飭天
地方加遠叙薄其艱洗之瑕許其革音之效加以非分

之[illegible]權以不次之榮列迹勲良比肩朝德以往昔微勤刀筆小用賞厲河山任忝出入輕險之性在貴彌彰貪財之情雖富無满重莅湘部顯行冊盜及掌銓衡肆意受納連席同乘皆誶黷舊侶密筵闕讌必貨賂常容理合升進者以為己惠事宜貶退者並稱中旨謂販弄威權毅自不露欺主罔上奸議可掩先帝寢疾彌留人神憂震謐托病私舍曾無變容國諱經旬甫暫入殿參訪遺詔既付時旨以身列朝流宜蒙兼帶先顧不遂舊位無加遂崇飾惡言肆醜縱悖譏誹朝政訕毁皇猷遐暄

忠賢歷詆台相至于藩岳入授列代恒規勳戚出撫前王彝則而謚妄發樞機坐搆躙論復致貶謫儲后不顧辭端毀折宗王每窮舌杪皆云誥誓無禮崇樹失宜仰指天衢畫地希幸災故以申積憤犯上之迹既彰反噬之情已著請免官削爵土收送廷尉獄治罪

日燭　王該

尋夫至道之典暘生死之源標善惡之報啟慶化之津訓祇明白纓羅備爽然信言不羨文繁辭宕景寡絕脉垂淵隔浪見以學者未得其門或求之碍意嚼持咸迆

之遠音遼爲里巷之近曲假小過大儻可接俗助天揚光號曰日燭陶先覺之宏誥啟玄管于靈門周太虛以遊眺窕滐蕩而無垠履地勢于方局冠圓天于覆盆縮三界之寥廓邁二氣之氤氳尋大造之冥本測化育之幽根形假四大而泡散神刧萬物而常存彼良民之達分故哀生而怡竟夫含氣之倫其神無方蠢爾之類其質無常寄若水勢托若火光隨行纏繞迭枯迭芳往來出沒冥冥茫茫洪海環流大變輪廻乘彼遠漂濟求昺階窕轉三塗之中沉滞八難之圍悲企竅之無期悼客

作之有歸瞻崇德之可速鑒聚凶之宜遲斯成務之易覩匪先見之動微五福起于履是六極構于蹈非理感自然冥對玄凝福兮誰造禍兮孰興求運鍾單人道惡矜榮因豐積祉緣謙升童孺正而鬼遐吏夫邪而魅陵覽形聲之兩偶考休咎之雙徵理投恩而合勢迹望目而相應若圓輪之抱規猶直榦之附繩蒼犬出于帝父黃能資于聖子聿徵化而非救奚天屬之云恃諒求福之在躬信爲仁之在已嗇吹吸其靡常知忽往其何止彼非人之什岌豈無氣之所始悲婉孌之夭徂還託生

于家豕昔鞠育而懷抱今屠割以為禮神居抄而后存形受變而易體未一旬而相忘可長歎而流涕夫聞患其背然匪伊人之獨爾察寡孕于嘉類悟繁産于鼎豕喻零霖其猶希若幡囊之倒米為蕢蕢以日目誰識伏而逵倚匪余情之能測諺聞之以如是若夫倒置之族蠍蠓徒生兵風既至忽然潛征神道雖昧鬼法尤明犇徊中陰徂彼鐵城宵絕望舒晝無曜靈身造笮箬之檻足蹈炎炭之庭刀岳霜鍔以積劍林翹鋒而肅精陶銅汪洋以海涌巨鑊波沸而雷鳴閻王領閣卒傍執斂

三劫一奮百千畢羅鴉鴉利嘴煌煌火車銳釘欃槍狡
狗擬牙娖徒熯于幻柱機囚梏于塵沙資輕妙之靈質
益痛戮之易加永煩寃以彌劫安斯酷之可過三六蛟
綑茀可裂纓于條硃劇萬端毘罟靡喘息而不經俄肇
癸而忘宇咯于朝以言之將終年而農楚爰有五德無
戕十微道全夕惕苦逝慶升九天寶殿晃昱高構虛懸
瓊房兼百瑶戶摩于金門煥冰精之朗玉巷耀琉璃之
鮮珠樹列于路側鸞鳳鳴于條閒芳華神秀而粲藻香
風靈騁而飛煙想衣斐璺以被軀念食芬芳以盈前彼

曦和之長邁永一日而萬年無事爲以干性常從容于
自然映光蕊之爍爍形輕騰之翩翩究妙音之至樂窮
有生之遐延捨陋世而上躋伴超倫之高遷然夫饗茲
舊德日用玉食厥土不毛罔施稼穡積畜雖多焉有不
竭齡祚雖修終焉歸滅三災起而宮宇散七證至而天
祿絕會大秋以考落混椿菌之無別是以如來大聖三
達洞照哀我困蒙曉了道要善權灑落或盧或妙如滇
海之運流若天日之番曜上士虛懷忘其言中才負志
執其敎教無定方適物所由宜陸以車應水以舟敷設

云云廣衍悠悠駟未塞乎三百要指在乎一幽握累玄之綱領遺毛目于綱裘宏籠大訓展我智分治無不均質有利鈍虛往實歸各足方寸愚黠並誘龍鬼俱化萬塗叢歸一由般若譬彼濟海非船莫過驅萬動于道場畢無為而息焉本夫三乘之始同歸一無才照各異致用參殊應真忘有而求空遂耽空而恬愉緣覺亮累于知微爰遷玄而弗居雖玅迹其再畏猶有遺而未虛開士解拘于都盡作[illegible]無存其焉除悟之豁于鑒先體之冥乎意初理重深而絕韻疇剋諒而業諸自古在昔先

[illegible]有遐堂堂蔭暎躬受聖喻嘒嘒蒸黎耳目仰注或發蒙于一咳或革面于一哺並因言而陵化未有人而不慶善逝迄今道運轉衰大數雖存味之者希栴檀與蔘蘇同芬夜光與熠燿齊暉于氏超世綜體玄指嘉遯山澤仁感虎兕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窮谷枯泉漱水闕叟登霄衛度係軌咸淡泊于無生俱脫骸而不死今則支子特秀領握玄標大業沖粹神風清蕭一言發則蘊滯披三幡著則重冥昭見之足以洗鄙吝聞之可以落矜驕孫濯流以逸契詠遂初于東皋何深味以棲素

輕大寶于秋毫道風之所扇蕩深達之所逍遥才不難則賢不貴愚不笑則聖不高遠聲見陋于近耳孰能忘味于聞韶哉奚適非道何之無神理有精麤物有虛眞大君細君小爲碩臣羽隸隸乎金翅甲屬屬乎須倫兩儀宗于太極衆星繫于北辰是以九十六種枝條繁張輕道重根躁廢靜王具曰予聖各鎮一方或穆山而住流或倏忽于存亡命天衣之彩纖靈廚之芬芳雁杈振旅之[illegible]礫石之琳琅竭變幻之嘶奇惜有待之無長斯乃以毀內之甘醇弗如至道之糟糠者也速乎

列仙之流練形之匹熊經鳥伸呼吸太乙名餐榆陰與
素月朝挹陽霞與朱日赤斧長生于服丹涓子翻飛于
餌朮安期久視于松豪豐人輕舉于栢實彼和液之所
染足支年而駐質中不夷而外猗徙登雲而殞卒俱括
囊以堅卵固同門而共出理未升于顏堂永封望乎孔
室貴乎能飛則蛾蝶高翬奇乎難老則龜蛇修考伊逆
旅之遊氛惟心玄之可實存形者不足與論神御俗者
未可與言道道乎奚言無問無對詒者叩窮應者質內
默之斯通語焉則置當于素珠與講道吾成罔象與無

謂杌然寂泊玄酬有箴宗鑽浮響莫悟冥音希之彌錯搜之愈沉郢人其逝爲誰匠梃設筌蹄乎淵會候魚兎乎川林儻得意于談表共目擊而廢心元運倏往矣斯復忍立賢達忽如涉宿于師誕化肇過二六慈氏方隆仰期仁育孰云敖遼瞀昔瞬目靈轡雖迅緣樞靡窮彼無本標我有始終假步烱電之末託息石飈之中知畏塗而驚寇迷塵欲之致戒替遠勝而婪近謂奢儉而交豐不防枯于未飄既零落于勁風思及蔕而更秀結萬悔其胡堯是以大誓之徒燒指穿石冥期無待志與

心徹峻智塹崇慧壁拔津劒揮滅戟想將萌而夷澌情向兆而剪剌掃六賊于胃中休五道之長役拱巳內治總持法忍三世都寂一心豁盡寄耳無明寓目莫准塵隨空落穢與虛隕廓焉靈悟因權作尹普濟安度大悲誰愍託蘧廬以和光常游君乎冥泯任天行與物化如蹈水之無軫若乃刼變神奇理不思議大千舞于指掌芥子含于須彌四海宅于毛孔七寶永于劫移可信而不可壽可由而不可知非談詠之所宣惡毫素之能披善乎優陀之言也使夫智者滿于天下人有百頭頭有

百舌舌解百義辨才鋒逸合茲人以讚道猶萬分而未
一惟覺覺之相歎乃敷暢而彰悉矧愚昧之固陋託狂
簡而仰述抗螢燭之炯炯欲增暉于昆日者歟嗟乎方
外靈藏奢遐誕宕衆妙淵玄羣典無量小成弗藉大言
横喪川德之厚于何不有驚聽洪聲駭耳崇阜夏典載
其掌握荒經列其尸牖周既迮而未盡癬齊諧之小醜
見鵬鯤而標大不覩烏王與魚毋吁乎噫嘻奇傑之垂
積籍耶漫焉可稱記伊皇覽之普綜足探幽而體與何
延願于割玉又碩誕乎火熾況下斯而求致遐堯孔之

權餌常專專而守檢懼越蹈于所伺並廢理以證言蓋觸類以取意徒宏博而繁構更益猜而致忌悟飾智之愕物故收翰而輟思寄一隅于梗指俟體信于明識者乎

法苑珠林以該為吳興人

正一論　　　孟景翼

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為道士太子召入玄圃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掌故載而不詳

寳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刻空玄絶于有境神化贍于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强號爲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則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佛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逆於無央數縱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回向向正則無邪邪觀旣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絶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嘗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徧修修

徧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

乞申父冠先褒贈書　　丘雄

永明中丘冠先使蠕蠕不屈節而死武帝以其不辱命以錢一萬布三十疋賜雄雄不受上書求贈不省

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甄之褒贈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先建元四年車僧朗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舊準臣父成例也今僧朗反蒙塚瑩臣父湮棄絕域語忠烈則亦不謝車論荼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申褒贈

與弟瀹書　　謝朏

朏侍中求出爲吳興太守明帝謀入嗣位引朝廷舊臣朏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瀹時爲吏部尚書朏至郡致瀹數斛酒遣書

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文牘云今致數斛酒可力飲酒勿豫人事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

吳興藝文補卷之四目錄

贈丘仲孚黃門郎詔 丘仲孚靈鞠從孫

手勅沈衆 沈衆沈約孫

簡文帝

答安吉公主餉胡子一頭書

元帝

敕柱龍郡守

敕報司徒王僧辯 為沈炯武康人

敬帝

進陳武帝為長城公詔 陳武帝長興人

樂藹

與右率沈約書

沈約答書

釋法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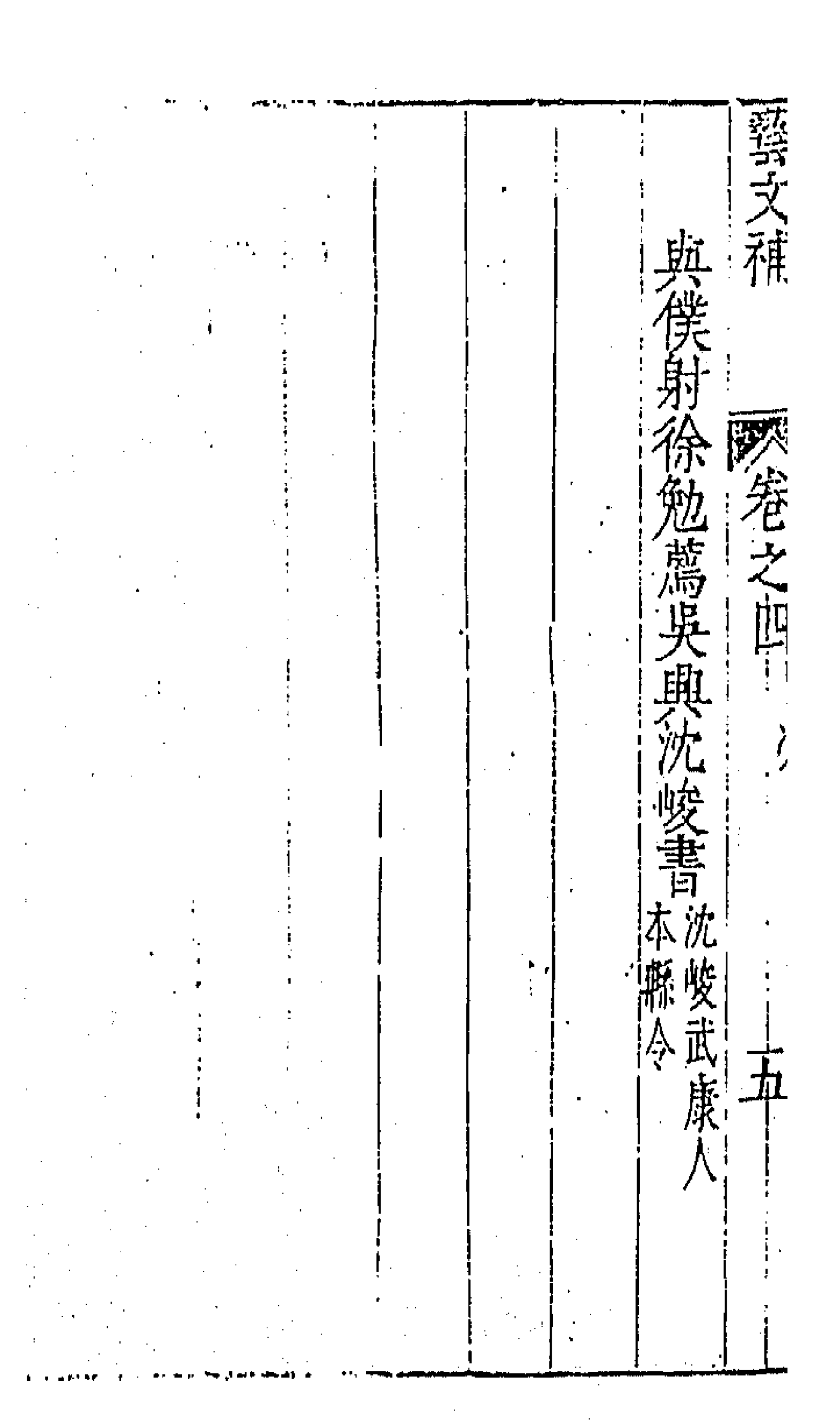
與少傅沈約書

沈約答書

吳均 安吉人

為揚州建安王讓司徒表

連珠二首



與僕射徐勉薦吳興沈峻書 沈峻武康人本縣令

吳興藝文補卷之四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叅輯

韓昌箕仲弓增定

梁

喻吳興太守袁昂書　　武　帝

永元末帝起兵州郡望風降昂獨拒境帝手書諭之

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再圖之宜早頃藉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既未喻雅懷聊申往意獨夫狂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

絕齊聖明武運兆民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邑方撥亂反正伐罪弔民至止以來前無橫陣今皇威四臨長圍已合邏遞畢集人神同奮銳卒萬計鐵馬千羣以此攻戰何往不克況建業孤城人懷離阻面縛軍門日夕相繼屠潰之期當不云遠兼熒惑出端門大白入氐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實在茲辰且范岫申請效為誠款各率所守仍為犄角沈法瑀孫廓朱端已先肅清吳會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郢禦堂堂之師根本既傾枝葉安附豈見牧豎廣論其非求之

明鑒實所未達今竭力爲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戮非所
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進
則遠害全身退則長守祿位去就之宜幸加詳擇若執
迷遂往同惡不悛大軍一臨誅及三族雖貽後悔寧復
云補欲布所懷故致今白

勅豫州刺史李元履　　武帝

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
辱

答袁昂謝啓　　武帝

朕遺射鉤爾無自外

敕沈約撰佛記序　武帝

去歲令虞闡等撰佛記并令作序序體不稱頻治改猶未盡致尋佛教因三假以寄法藉二諦以明理蓮相求宗不著會道論其指歸似未至極乃不應以此相煩亦是一途善事可得爲厝筆不以故指敕闡等結序末體

又似小異

又敕　武帝

記序始得看令敕瀞寫流布

擢沈崇傃太子洗馬詔　武帝

前軍沈崇傃少有志行居喪踰禮齋制不終未得大葬自以行乞淹年哀典多闕方欲以永慕之辰更爲再碁之始雖即情可矜禮有明斷可便令除釋擢補太子洗馬旌彼門閭敦茲風教

贈丘仲孚黃門郎詔　武帝

豫章內史丘仲孚重試大邦責以後效非直悔吝云亡實亦政績克舉不幸殞喪良以傷惻可贈給事黃門侍郎

手勅沈衆　　武帝

衆爲太子舍人武帝制千字詩衆爲之注解令衆爲竹賦賦奏帝善之手勅荅曰

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

荅安吉公主餉胡子一頭書　　簡文帝

方言異俗極有可觀山高水遠宛在其貌不使去來踰巒嶮彼青衣正當出入燒香還依丹轂豈直王濟女奴猶有羅袴方使樂府行胡笙論歌舞番賚新奇伏增荷忭

敕杜龕　　元帝

顏晃字元明瑯邪臨沂人承聖初爲中書侍郎龕爲吳興太守專好勇力其所部多輕險少年世祖患之乃使晃管其書翰仍勑龕

卿年時尚少習讀未晚顏晃文學之士使相毗佐造次之間必宜諮稟

勑報司徒王僧辯　　元帝

帝於荊州即位徵犯魚及沈炯並令西上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勑曰

孔沈二士今且借公

進陳武帝爲長城公詔　　敬帝　見徐陵集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皇王盛則所謂元龜司空公南徐州刺史長城縣開國侯諱志懷寅亮風度宏遠體文經武明允篤誠曩者率五嶺之彊兵誅四海之讐敵因以勒功彝鼎書勳太常克定京師勤勞自重自鎮撫枌榆永寧豐沛東凉既息北蔡無虞代馬燕犀氣雄天下裹糧坐甲圖敵是求方欲大討于秦崤敦修於輿睦叶謀上相爰繇朕躬思所以敬答忠勳用申朝典可進爵爲

長城縣公

陳公九錫文　徐陵孝穆

大哉乾元資日月以貞觀至哉坤元憑山川以載物故惟天爲大陟配者欽明惟王建國翼輔者齊聖是以文武之佐磻溪蘊其玉璜堯舜之臣滎河鏤其金版況乎體得一之鴻姿寧陽九之危厄拯横流於褐石撲燎火於崑岑驅馭於韋彭跨躡於秦晉神功行而靡用聖道運而無名者乎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曰者昊天不弔鍾亂於我國家綱漏吞舟疆胡內鼎茲茫宇宙惵

懷黎元方足圓顱莫不遺一太清否亢橋山之痛已深大寶屯如平陽之禍相繼上宰膺運康救兆民鞠旅於滇池之南揚旌於桂嶺之北懸三光於已墜謐四海於羣飛屠猰貐於中原斮鯨鯢於濛汜蕩寧上國光啟中興此則公之大造於皇家者也旣而天未悔禍夷羯薦臻南夏崩騰西京蕩覆羣胡孔熾藉亂乘閒推納潛枝盜假神器冢司昏撓旁引寇讎旣見敗於桐宮方謀危於漢閣皇運已殆何殊贅旒中國搖然非徒如綫公赫然投袂匡救本朝復昏齊都平戎王室所以還膺寶

歷重履宸扆抱建武之風猷詞宣王之雅頌此又公之再造於皇家者也公應務之初登庸惟始三川五嶺莫不窺臨銀洞珠宮所在寧謐孫盧肇釁越貂爲災番部阽危勢將淪殄公赤旗所指祆壘洞開白羽纔搖兇徒粉潰非其神武久喪南藩此又公之功也大同之末邊政不修李賁狂迷竊我交愛敢稱大號驕恣甚於尉陀據有建州雄豪熾於梁碩公英謨雄算電掃風行馳御樓船直跨滄海新昌典徹備履艱難稱歷嘉寧盡爲京觀三山獠洞八角蠻陬逖矣水寓之鄉悠哉火山之國

馬援之所不届陶璜之所未開莫不懼我王靈爭朝邊候歸琛天府獻狀鴻臚此又公之功也自冦虜陵江宮闈幽辱公枕戈嘗膽提劒撫心氣涌青霄神飛紫闥而番禺運卒本自諸夷言得其朋是懷同惡公使此忠誠乘機勠定執沛介而衆鼓平新野而據鞍此又公之功也世道初艱方隅多難勳門勢黠作亂衛吳兵切池隍衆兼夷獠公以國盗邊警知無不爲卹是同盟誅其醜類莫不魚驚鳥散面縛頭懸南土黔黎重保穡息此又公之功也長驅嶺嶠夢想京畿緣道酋豪進爲榛梗路

狡渠率全據大都蓄聚逋逃方謀阻亂百慢不戢雲擾

之所未窺萬弩齊張高柵之所非敵公龍驤虎步嘯吒

風雲山靡堅城野無彊陣淸祅氣於瀟石滅沴氣於雩

都此又公之功也遷仕囟歷屯據大阜乞活類馬騰之

軍流民多杜弢之衆推鋒轉鬭自北徂南頻歲稽誅實

惟勍虜公坐揮三略遥制六奇義勇同心貔貅賈力雷

奔電擊谷靜山空列郡無犬吠之驚叢祠罷狐鳴之盜

此又公之功也王師討虜次屆淪波兵乏熱儲士有饑

色公回麾蠡澤積穀巴丘億庾之詠斯豐壺漿之迎是

衆軍民轉漕曾無砥柱之艱艫舳相望如運敖倉之府犀渠貝冑顧蔑雷霆高艦層樓仰捫霄漢故使三軍勇銳百戰無前承此兵糧遂殄兇逆此又公之功也若夫莢圖邁俗義旅如雲溢壘猜攜用滌戎畧公志惟同獎師克在和鵠塞非虞鴻門是會若晉侯之誓白水如蕭王之推赤心屈禮交盟人祇感咽故能使舟師並路遠邇朋心此又公之功也姑熟襟要嶠函阻憑寇所據其關梁大盜負其扃鐍公一枝裁撝三雄並奮左賢右角沙潰土崩木甲殪於中原殭裘赴於江水他他藉藉萬

討千羣鄂坂之隘斯開夷庚之道無壅此又公之功也
義軍大衆俱集帝京逆豎兇徒猶屯皇邑若夫表裏山
河金湯嶮固疏龍首以抗殿揃華嶽以爲城雜虜憑焉
強兵自若公回茲地軸抗此天羅曾不崇朝俾無遺噍
軍容甚穆國政方修物重覩於衣冠民還聽於禮樂楚
人滿道爭覩於葉公漢老銜悲俱歡於司隸此又公之
功也內難初靖諸侯出關外郡傳烽鮮卑犯塞莫非且
渠當戶中貴名王冀馬列於淮南胡笳動於徐北公舟
師步甲亘野横江撇厥羣兇遂殲封豨莫不維木而止

戎車靡遺遇濘而旋歸騄盡殪此又公之功也公克黜
禍難劬勞王室而孫甯之黨翻㪚狄心伊洛之間咸爲
虜戍雖金陵佳氣石壘天嚴朝聞戎塵夜喧胡鼓公三
籌旣畫八陣斯張裁舉靈鉦亦抽金僕咸俘醜類悉反
高塹異李廣之皆誅同麗元之盡赦此又公之功也任
約叛渙梟聲不悛戎羯貪婪狼心無改穹廬氊幕抵北
闕而爲營烏孫天馬指東都而成陣公左甄右落箕張
翼舒掃是攙搶驅其獫狁長狄之種埋於國門椎髻之
酋烹於軍市投秦坑而盡沸噎瀵水而不流此又公之

功也一相居中自折彝鼎五湖小守安懷罔惡公夙焦
兼資秉羽旄戈玉斧將揮金鉦且戒祗蒞震懾遐請厥
釘獎槻以表其含弘焚書以安其反側此又公奇功也
賊龕兇橫陵虐具區阻兵安忍憑災怙亂自古蠱言易
跡混沌洪荒凡或虔劉未此殘酷公雖宗居汝潁世寓
東南育聖誕賢之鄉含章挺生之地眷言桑梓公私憤
切卓爾英狀承覘奉算翦此大憝如烹小鮮此又公之
功也亂離永久羣盜孔多浙左兇渠連兵搆逆豈止千
兵五校白雀黃龍已哉公以中軍無卒選是競賢奸寇

途窮淮然冰泮刑漕之所文命動其大威雷門之間勾
踐行其嚴剗英規聖跡興代同風此又公之功也同姓
有扈頑兇不賓憑藉宗盟圖危社稷觀兵滙澤勢震京
師驅率南蠻已為東帝公論兵於廟堂之上決勝於罇
俎之間寇賈樊滕浮江下瀨一朝掃撲無待句師萬里
澄清非勞新息此又公之功也豫章祆寇依憑山澤繕
甲完聚各歷歲時結從連橫爰洎交廣呂嘉既獲吳濞
已擒命我還師征其不恪連營盡拔偽黨斯擒雖聖武
於匡山回神旌於豫派此又公之功也自八紘九野瓜

剖豆分竊帝偷王迎州比縣公武靈已暢文德又宣折箭馳書風猷斯遠至於蒼碁洛日杳杳無雷北泪丈夫之鄉南瑜女子之國莫不屈膝膜拜求吏款關此又公之功也京師禍亂丞積喪檀雙闕低昂九門寥落寧秦宮之可顧豈縣賦之猶存五都務并百僚卿士胡服緩纓咸為戎俗高冠厚履希復華風宋微子麥穟之歌周大夫黍離之歎方之於斯未足為悲矣公求衣昧旦具食高春典構宮闕具瞻遐邇郊庠宗稷之典六符十等之章還聞太始之風流重覩永平之遺事此又公之功

也公有濟天下之勳重之以明德凝神體道合德符天用百姓以爲心隨萬機而成務恥一物非唐虞之民歸含靈於仁壽之域上德不德無爲以爲夏長春生顯仁藏用忠信爲寶風雨弗僁仁惠爲基牛羊勿踐功成治定樂奏咸雲安上治民禮兼文質物色丘園衣裾里巷州多君子野無遺賢救衆同水火之饒工商富倚頓之旅是以天無藴寶地有呈祥瑞露卿雲朝鳳曉映山車澤馬服馭登閑既景煥於圖書方蒇猷於史牒高勳踰於象緯積德冠於嵩華固無得而稱者矣朕又聞之前

王室世茂賞尊賢式樹蕃長總征羣伯二南崇絕四履
遐曠泱泱表海祚土維齊嚴巖泰山俾侯於魯排文勤
王反鄭夾輔遷周召伯之命斯陰河陽之禮咸備況復
經營宇宙寧惟斷鼇之功弘濟蒼生非直鑿龍門之
險面嚮庸報德寵酬無間朕所以垂拱當宁載懷惻悸
有進今授公相國以南豫州之陳郡南丹陽宣城揚州
之吳興東陽新安新寧南徐州之義興江州之鄱陽臨
川十郡封公爲陳公錫茲青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
建冢社昔旦奭分陝俱爲保師晉鄭諸侯咸作卿士異

其內外禮實攸宜今命使持節兼太尉王迺授相國印綬陳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王瑒授陳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相國秩踰三鉉任總百司位絕朝班禮繇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除錄尚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章內外都督太傅印綬義興公印策其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禮爲楨幹律等衡質四維皆舉八柄有章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以公賤寶崇穀疏爵待農室富京坻民知榮辱是用錫公袞

冕之服赤舄副焉以公調理陰陽燮諧風雅三靈允降
萬國同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以公宣導王
猷弘闡風教光景所照鞮象必通是用錫公朱戶以居
以公抑揚清濁褒德進賢髦士盈朝幽人虛谷是用錫
公納陛以登以公嶷然廊廟爲世銘範折衝四表隱禦
八荒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以公執玆明罰期在
刑措象恭無赦于紀必誅是用錫公斧鉞各一以公英
猷遠量跨厲嵩溟包一車書括囊宇是用錫公彤弓
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以公天經地義貫徹幽明春

露秋霜之恭粢盛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陳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恭循朕命克相皇天弘建邦家之興洪業以光我高祖之休命

禪陳王策文　　敬帝

咨爾陳王惟昔上古厥初生民驪連栗陸之前容成大庭之代並結繩寫鳥杳其恍忽故靡得而詳焉自羲農軒昊之君陶唐有虞之主或垂衣而御四海或無為而子萬姓居之如馭朽索去之如脫敝屣裁遇許由便能捨帝暫逢善卷即以讓王故知玄扈璇璣非關尊貴金

根玉牒宗表君臨及南觀河渚東沈刻璧精華既竭耆
勤已倦則抗首而笑唯賢是與謻然作歌簡能斯授選
風餘烈昭晰圖書漢魏因循是為故實宋齊授受又弘
斯義我高祖應期撫運握樞御宇三后重光祖宗齊聖
及時屬陽九封豕薦食西都失馭夷狄交侵乃眷天成
輕弄鼉鼎喋喋黔首若崩厥角微微皇極將甚綴旒惟
王乃聖乃神欽明文思二儀並運四時合序天錫智勇
人挺雄傑珠庭日角龍行虎步爰初投袂日廻勤王電
掃番禺雲撤彭蠡擒其元惡定我京畿及王賀帝弘貿

茲冠屨既行伊霍用保沖人震澤稽陰金懷叛逆獷獨

醜虜三亂皇都裁命偏師二邪自殄薄伐獫狁六戎盡

殪嶺南叛渙湘郢結連賊帥既擒兇渠傳首用能百揆

時序四門允穆無思不服無遠不屆上達穹昊下漏深

泉鮫魚並見謳歌攸屬況乎長彗橫天已徵布新之兆

璧日斯[illegible]實表更姓之符是以始創義師紫雲曜彩肇

惟尊主黃龍負舟楷矢素翟梯山以至白環玉玦慕德

而臻若夫安國字萌本因萬物之志時乘御[illegible]良會樂

推之心七百無常期皇王非一族昔木德既季而傳祚

于我有梁天之歷數允集明哲式遵前典廣詢羣議王公卿尹莫不攸屬敬從人祇之願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王其允執厥中軌儀前式以副溥天之望禋祀上帝時膺大禮永固洪業豈不盛歟

禪陳璽書　　敬帝 見徐陵集

君子者自昭明德達人者先天弗違故能進退咸亨動靜元吉朕雖蒙寡庶乎景行何則三才剖判九有區分情性相乖亂離云起是以建彼司牧推乎聖賢授受者任其時來皇王者本非一族人謀是與屈己從萬物之

心天意斯歸鞠躬奉百靈之命謳歌所往則攘袂以膺之菁華已竭乃褰裳而去之昔在唐虞鑒于天道舉其黎獻授彼明哲雖復質文殊軌沿革不同歷代因循斯風靡替我大梁所以考庸太室接禮武宮月正元日受終文祖但運不常夷道無恒泰山岳傾偃河海沸騰電目雷聲之禽鉤爪鋸牙之獸咀嚼含生不知紀極二后英聖相仍在天六夷貪狡爭侵中國縣王都帝人懷干紀一民尺土皆非梁地朕以不造幼罹閔凶仰憑衡佐亟移年序周成漢惠邈矣無階惟是童蒙必貽顛蹶若

使將無聖哲世靡韓難猶當高蹈於滄洲自求於泰伯
者矣惟王應期誕秀開籙握圖性道故其難聞嘉肅已
其被物乾行同其壽覆日御比其貞明登承聖於復禹
之功樹翦于於奥周之業滅陸渾於伊洛殲驪戎於鎬
京大小二震之騎徒東南兩越之勍寇遠行天討無遺
祠祭於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
與天地同節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仁霑葭葦信及
豚魚殷牖斯空夏臺虛設民惟大畜野有同人升平頌
平無偏無黨固以雲飛紫蓋水躍黃龍東伐西征蹛聽

川陸榮光暇曖已月郊塵甘露瀼瀼亟流庭苑車轍馬跡誰不率從蟠水流沙誰不懷德祥圖遠至非唯赤伏之符靈命昭然何止黃星之氣海口河目賢聖之表既彰握旄執鉞君人之狀斯偉且自攝提無紀孟陬殄滅枉矢宵飛天弧曉映久矣夷羊之在牧時哉蛟龍之出泉帝運之兆咸徵惟新之符並集朕所以欽若前華屢回星璿昔者木運斯盡于高祖受焉今歷去炎精神歸樞緒敬以火德傳于爾陳遠鑒前王近謀羣辟明靈有悅率土同心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尚書左僕射平

樂亭侯王通兼太尉司徒左長史王瑒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王其時陟元后寧育兆民光闡洪猷以承昊天之休命

荅梁武帝書　袁昂

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送款循復嚴旨若臨萬仭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為役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屆止莫不膝袒軍門唯僕一人敢後至者正以內撫將素文武無施直是懼罪戮男子耳雖欲獻

心不增大軍之勇寘其愚黙寧沮衆師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飱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唯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遂以輕微爰降重命震灼於心忘其所厝誠推聖鑒猶懼威臨

謝梁武帝啟　　袁昂

天監二年以昂爲後軍臨川王參軍昂啟謝

恩降絕望之辰慶集寒心之日焰灰非喻荑枯未擬衣簪足頂捐不勝　臣徧歷三墳溥詳六典逖按賞罰之

刑潤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府於明君之朝敷三章於聖主之日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鄷邑方興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斯戮之人貽刑於斷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唯恩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既昧鳴鴈直木固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龍行風驅電掩當其時也召貞盟圖考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狗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儋之變勿催殷遥之禍禁暴

君魚係境遂失師涓抱器後至者斬臣其斯戮明刑徇
眾誰曰不然辜因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
桑遂乃頭釋鉗赭斂骨吹魂還編黔庶濯溉蕩穢入楚
遊陳天波既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
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所死未知何地

上宋書表　　　　沈約

臣約言臣聞大禹刊木跡燦虞書西伯戡黎功煥商典
伏惟皇基積峻帝烈弘深樹德往朝立勳前代若不觀
風唐世無以見帝嬀之美自非觀亂秦餘何用知漢祖

之蹟難以寔言未訖爰勅天情出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寶曆安文史多闕以茲不才對揚盛旨是用夕惕誠懷志其饌食者也臣約頓首死罪竊惟宋氏南面承歷統天雖世窮八主年減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運屢屯晉文僞牘事數繁廣若夫英主啟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鐘鼎昭被方策及愍后嬰朝前王罕二國釁家禍曠古未書又可以式觀萬葉作鑒于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志惟天文律歷自此外

忝忝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尋値病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勒為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訖于大明之末至於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於禪讓十餘年內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且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退傍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玄譙縱盧循馬

魯之徒身爲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混郗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刊除歸之晉籍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望古慚良鞭騁踊踳覶汗亾屑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臣今謹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謹條目錄詣省拜表奉書以聞臣約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到著作省表　　沈約

臣約言即日被召以本官兼令職臣藝不博古學謝專家之懷鉛之志慙袞腸之術聯事乖善握蘭慚見謬勒斷蛇之符預刊氷河之業路遥難騁才弱未勝而神工由造雕鎪爛璺珥筆史觀記言文府趨奉載揚腴惜爰顔

致仕表　　沈約

徒以桑榆無幾時制行及不朝之禮忽在今辰便反身掀廬待終窮巷臣又聞之懸車散髮其來循矣昔臣德請骸義在量力二疏知止櫃貽後悔數年以來稍就盡

神氣力衰耗不自支持若蒙天地大恩造物洪施長其除滿之切救其盈之災譬彼日昃餘榮終朝踟躕夕景少覲盛化宅壤歸泉自無云幾甫仁仰澤尋止寸陰

拜尚書令到都上表　沈約

竊位之譏名當斯責王命私請有奪相傾油雲湛露從降旻昊之德弱翮輕蟬不載立嶽之重登階望府惕焉失步

讓僕射表　沈約

臣聞役壯休老上典所優懸行暮息事身所分若夫玄

黃末已非秋駕之衞筋力爲用豈强飯之時養老杖鄉抑推前典服戎告謝親學匪任宿肉極其虛懲歲制防其不辜實所以蠲假衰疾收屏淪暮

讓五兵尚書表　沈約

臣聞百舍之趍非宿舂所資千里之遠豈一葦能涉何者裴輕遊於蹄蹝冉弱疲於濟深醜貌悴容不辯鑒於淄水騫足蹇步終取躓於鹽車

謝封建昌侯表　沈約

陛下拔徽萬里擢厥塗炭臣雖心不吠堯而迹淪桀犬

此剬王業始基臣所不與徒荷日月之私竟無燕爝之用天命玄鳥非止今日受命作周其來久矣雖復備敷樂推與同謳頌而誠微弱草效闕纖塵遂班山河之誓明佐命之賞亦何以慰恍惟悵淵報爪牙

謝母封建昌國太夫人表　沈約

伏見詔書以臣母封爲建昌國太夫人慶溢蓬門榮流素族恭荷屏營罔識攸寘臣稟訓私閨志塗靡立劬以爲義誠有由然輸力致身曾無萬一天慈罔已至德彌光採其私志降此洪澤榮親之至始自微臣舉斯道也

方流萬物草卉輕命固莫云酬

爲長城公主謝表　沈約

奉策書封妾爲長城縣公主嶶命降臨慚懼兼集妾膺靈稟氣肖景璇閨弱志易渝柔德難樹雖復式修姆保莫敢或違而蕭雍不著穠華蓋闕不悟宸暉曲漸彝章夙賁籍此恩加遽延典策湯沐光啟珩組昭被

連珠二首　沈約

臣聞烈風雖震不斷蔓草之根朽壤誠微遂霣崇山之峭是以一夫不經（一作佳）威于赫怒千乘必致亡于巧笑

臣聞鳴籟受響非有志于要風滑流長邁寧居心於歸游是以萬竅怒號不叩而咸應百川是納用卑而爲宰

迻育王像幷上錢燭等啓　沈約

竊以無名無色理絶應感不身即身猶覩願力惟願鐙明道成長爲八萬之侶菩提無上永劘千子之蹤

臨終勸加嚫信啓　沈約

臣約言臣抱疾彌留迄今即化形神欲離月已十數窮楚極毒無言以喻平日徙倚不言若此舉刀坐劒比此爲輕仰惟深入法門厲茲苦節內矜外恕實本人情伏

願聖心重加推廣微臣臨塗無復遺恨雖慚也善慶等
嗚哀謹啟

冠子祝文　沈約

翳茲令日元服肇加成德既舉萬心自化行之則至無
謂道踈敎以秋實食以春華無恥下問乃致高遊子孫
千億廣被厥家

評詩　沈約

詩病有八一曰平頭第一第二字不得與第六第七字
同聲如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今歡皆平聲也二曰

上尾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青青河畔草鬱
鬱園中柳草柳皆上聲也三曰蜂腰謂第二字不得與
第五字同聲如聞君愛我甘竊欲自修飾君甘皆平聲
欲飾皆入聲也四曰鶴膝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
同聲如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
離別來思皆平聲五曰大韻如聲鳴爲韻上九字不得
用驚傾平榮字六曰小韻除本韻一字外九字中不得
兩字同韻如遙條不同句七曰傍紐八曰正紐謂十字
內兩字雙聲爲正紐若不共一紐而有雙聲爲傍紐如

流久爲正紐流栘爲旁紐八種惟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皆通

究竟慈悲論

沈約

釋氏之教義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爲重恕已因心以身觀物欲使抱識懷知之類愛生忌死之羣各遂厥宜得無遺夭而俗迷日久淪惑難變革之一朝則疑懟莫啟設教立方每由漸致又以情嗜所深甘腴爲甚嗜深於情尤難頓革是故開設三淨用伸權道及涅槃後說立言將謝則大明隱惻貽厥將來夫肉食蠶衣爲方未

異營命天生齊均理一揄蘭爛蠘非可恐之痛懸僧瑟
沮豈偏理之業而去取異情開抑姝與尋波討源良有
未達漁人獻鮹肉食同有其緣枲妾登絲纖衣共須其
分假手之義未姝通閑之詳莫辯訪理求宗未知所造
外典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六十者可以衣帛矣雞
豚犬彘勿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則五十九
年以前所衣宜布矣六十九年以前所食宜蔬矣輕煖
於身事既難遣甘滋於口又非易忘對而為言非有優
劣宜枲麻果菜尊等義同樸實腹曾無一異偏通緇

纔當有別途請試言之　夫聖道隆深非思不洽仁被羣生理無偏漏拯𪊨去甚教義斯急緇衣肉食非已則通及晩說大典弘宣妙訓禁肉之旨載現于言點緇之義斷可知矣而禁淨之始猶通鱻葷蓋是敷說之儀各有次第亦猶闡提二義俱在一經兩說參差各隨教立若執前迷後則闡提無入善之途禁淨通鱻則含生無頓免之望難者又以闡提入道聞之後說鱻葷宜禁曾無槃理大聖弘旨義豈徒然夫常住密奥傳譯遐阻泥洹始度咸謂已窮中出河西方知未盡闕中晩說厥義

彌暢何尋條流理非備足又案涅槃初說阿闍世王大迦葉阿難三部徒衆獨不來至旣而二人並來唯無迦葉迦葉佛大弟子不容不至而經無至文理非備盡昔涅槃未啓十數年間廬阜名僧已有蔬食者矣豈非乘心闇踐自與理合者哉且一朝裂帛可以終年烹牢待膳亘時引日然則一歲八蠶已驚其驟終朝未肉盡室驚嗟拯危濟苦先其所急敎說次序義實在斯外聖又云一人不耕必有受其饑者故一人躬稼亦有受其飽焉系野漁川事雖非已炮肉裂鱻咸受其分自涅槃東

度三肉罷緣服膺至訓操槃彌遠促命有殂長蔬靡慳秋禽夏卵比之如浮雲山毛海錯事同於腐鼠而繭衣纊服曾不懷疑此蓋慮窮於文字思迷於弘旨通方深信之客庶有鑒於斯理斯理一悟行迷克反斷蠶肉之因固蔬粲之業然則含生之類幾於免矣

牛蠶並有大功於人而皆不免鼎鑊余聞錫蘭國不食牛肉止食牛乳牛死即埋之私宰者罪死或輸金如牛首以贖罪又于闐國不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彼其牛蠶願獨何幸也　前侍眞珠齋

與沈約書

任昉

范僕射疾遂不救范侯淳孝睦友在家必聞直道正色立朝斯著一金之俸必徧親倫鍾庾之秩散之故舊佐命興王心力俱盡謀猷忠允諒誠匪躬破產而字孤友之孤開門而延故人之殯則惟其常無得而稱矣虛用車馬無改平生之素懸論款對不易布素之交若斯人者豈云易遇昉將蒞此邦務在遄邁雖解駕流連再貽款顧將乖之際不忍告別無益離悲秖增今恨永念平生忽爲疇曩追尋笑緒皆成悲端

與沈約問聲韻書　　陸厥

先是宋太子詹事范曄與諸甥姪書自論云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艱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爲恨至齊永明末盛爲文章厥與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

入爲四聲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其事云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繇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商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制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

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厥意謂不然與約書約荅之然約論四聲妙有詮辨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

范曄學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暗與理會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欲宮

商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則揣情謬於玄黃擿句著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韵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

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奇詆訶爲
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
勢之致齟齬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黄於律吕
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爲何所指邪故謂前
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屆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掇瑕
蕨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
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
不可力强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
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

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今古好殊將恐在情物而綴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恐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綴故合少謬多義萃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

沈約荅書

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韻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尙何邪此蓋曲折聲韵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

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絃管之聲曲則美惡妍媸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闕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盡辨此

與右率沈約書　樂藹

藹求爲豫章王碑文約荅書辭之建武中第二子子恪托約及太子詹事孔稚珪爲文

夫道宣餘烈竹帛有時先朽德孚遺事金石更非後亾丞相獨秀生民傍照日月標勝丘園素履移於忠義譽戀華袞功迹著於弼諧無得而稱理絕照載若夫日用闕寂雖無取於銘錄蔵功弘迹誠有寄於衡石竊承貴州士民或建碑表仰我荆南闔感無地且作紀江漢道基分陜衣冠禮樂咸被後昆若其望碑盡禮我州之舊

俗傾壓罷肆鄙士之遺風庶幾前烈式不泯墜荆江湘三州策名不少亟欲各率毫釐少申景慕斯文之託歷選惟疑必待文蔚薛宗德僉茂履非高明而誰豈能騁無愧之辭誚式瞻之望吾西州窮士一介寂寥恩周榮譽溥逾衣食永惟道廕日月就遠緬尋遺烈觸目崩心常謂福齊南山慶鍾仁壽吾儕小人貽蓺帷蓋豈圖一旦遂投此請

沈約荅書

丞相風道引贖獨秀生民凝猷盛烈方軌伊旦勲遺

之感朝野同悲承當刊石紀功傳華千載宜須盛述實允來談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刑寓內自非一世辭宗難或與此約閒闇鄙人名不入第欻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沾背也

與少傅沈約書　釋法雲

續高僧傳中書郎順陽范縝著神滅論羣僚未詳其理先以奏聞有敕令雲答之以宣示臣下雲乃遍與

朝士書論之文采雖異而理義倫通又與約書弘明集作與公王朝貴書

主上令督神滅論今遣相呈夫神妙寂寥可知而不可說義經丘而未曉理淡旦而猶昏至人凝照有本襲道赴機垂審臣下肯訓周容孝享之祀既彰桀懷胥史之慕三世之言復闡紂緩彼論之情預非草木誰不歔欷同挹風猷共加弘贊也

沈約答書

神本不滅久所服膺神滅之談良用駭惕近約法師

殿內亦蒙敕答一本懼受頂戴尋覽忘疲豈徒伏斯
外道可以永離衆魔孔釋兼弘於是乎在實不刊之
弘旨百代之舟航弟子亦即彼論微厝疑覈比展具
以呈也

為揚州建安王讓司徒表　　　　　　　　吳均

臣聞玄黃之馬事絕於銜鑣蟠朽之材飾乖於丹漆何
則千里之志已窮萬乘之寵無取遠物近身於焉在譬

連珠二首　　　　　　　　　　　　　　吳均

蓋聞豔麗居身而以蛾眉入妒貞華熠物而以絕等見

衛是以班姬辭寵非無妖冶之色楊子寂寞豈乏炫燿之才

蓋聞義夫投節未必識君烈士赴危非期要利是以墨子縈帶不蒙肉食之謀申胥流血非有執圭之位

與朱元思書　　吳均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峰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

激石冷冷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疎條交映有時見日

檄江神責周穆王璧文　吳均

昔穆王南巡自郢徂閩遺我文璧僉曰此津貫緯百紀爵歷千春念茲文璧故問水濱江漢勗之自求多福及我名瑞歸此華璧則富有漢川世為江伯如有貪機心迷懷愛情減藏玉泥中匿珪魚腹使公孫踰波而長吁子羽濟川而怒目攸飛舞劍而東蹠菑丘羅馬而南逐

打素蛉而爲粉碎紫貝其如粥又有川人剪筱畫圖渫水搖百里泥行萬宿右覡而河傾左咤而海覆乃把昆吾之銅純鉤之鐵被魚鱗之衣廷螺蚌之穴引渤東閼移燋北帚使蓬萊之根鬱而生歷瀛洲之足斷而可掃拔驪龍取其頷下之珠擿鯨魚拔其眼中之寶豈愍所被繁枯潤涸感之所加竭河絕漢願子三思反此明王

食移　　吳均

月光離畢風氣入箕細雨如網細柳如絲離腸東西之

悠眺望山川之阻金龍門而不見覽桂枝而延佇此乃方寸之恒情羗難得而覩縷也亦有鮑叔分財華歆讓位乃相知于平生實忘懷于寤寐鷄有呼羣之德鹿有食草之美在微物其尚然況仁義之君子哉今足下居則廣厦高堂連閣洞房綺窓半卷屏風角張指天地如一指安知故人之可傷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謂古昔之恒談在今日而方見嗚呼如何忘我實多（詠欲彈琴）縱酒于首陽之阿君有厨中腐肉而餧不獄糟糠若有鳰鵞之食而余不得一嘗願以小人之腹

爲君子之腸何如哉今欲若之餘江皐綠蓏之衍洞庭紫爐之魚昆山龍胎之脯玄圃鳳足之葅千里蓴羮萬丈名膾氣馨若蘭色茱如艾扶南甘蔗一丈三節白日炙便銷淸風吹即折安定之梨皮薄味厚一歲三花一枝二升凡厥上味惟君能施君若不施成君深累於神爲不祥於人爲愆義

餅說　　吳均

宗公至長安得姚泓時故大官丞程季者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何者㝡先季曰仲秋御景離蟬欲靜爕爕

曉風淒淒夜冷臣當此景惟能說餅公曰善李乃稱曰安定噎鳩之麥洛陽董德之磨河東長若之葱隴西舐背之犢抱罕赤髓之羊張掖北門之豉然以銀屑煎以金銚洞庭負霜之橘仇池連蒂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剉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銀泥既聞香而口悶亦見色而心迷公曰善

齊春秋　吳均

叔庠齊梁世以史筆擅聲其稱梁武為齊明帝佐命所謂在齊太史簡也余拾其百一有志於史者或取

焉

丘靈鞠善屬文宋孝武殷貴妃亾靈鞠上輓歌詩云雲

横廣陌闇霜深高殿寒帝摘何答嗟賞之即轉爲新安

王北平中郎參軍

孔靈產爲光祿大夫覽止足之分不肯仕太祖以白麾

毛扇素几遺之曰以君有古人風故賜卿古人之物也

王曾祐字喬宗亭然獨立不交當代名士王思遠之徒

託意請交並不降意自天子及侯伯未嘗與一人游焉

宜都王鏗字宣徹太祖第十六子善射嘗取甘蔗插地

百步射之十發十中古之楊葉猶不能加

顧歡字玄平吳郡人也隱於會稽山陰白石村歡宿性仁愛素有道風其濟人也或以禳獄而多全護有病者造之歡問君家有書乎荅曰惟有孝經三篇歡曰取置病人枕邊恭敬之當自差如言而愈後問其故歡曰善禳禍正勝邪故爾

孟翼爲程人造正一論言佛之與道合一也翼當作景翼

吳郡張融字思光臨終及華徵士何點使汝南周英爲書與融謝滿見而歎曰此書雖漂若不倫亦自破的

宋元卿字希符早孤爲祖母所養祖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如此常也

蕭晉字元卿蘭陵人家有賜書志學不倦

焦華父進曾病甚冬中思瓜華忽夢人謂之曰聞爾父思瓜故送助養呼從者進之華跪發寤而瓜在手香非常也父食之而病愈

劉驎哲字文明母病祈禱至多忽夢一人以藥與之曰煎服卽差驚寤于枕間得所夢之藥似竹根服之立差餘根於齋前種葉似鬼莢莫有識者

蕭叡明字景懋毋風病積年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爲氷箸額上叩血出氷不流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能治丈夫百病叡明受忽不見人以函奉毋唯有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毋卽平愈

解叔謙字楚梁毋有疾于夜庭中祈禱聞空中云此疾無他得丁公藤爲酒便差卽詣醫及本草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遇覩山中一老翁伐木問其所用荅曰此丁公藤治風尤驗叔謙伏地流涕此公與之四段幷示漬酒法叔謙拜領受之復覩翁不見依法爲酒毋疾頓

徐州刺史陳顯達有膽氣好弓馬頗閑草隸

王僧虔性甚方直遠近望之咸曰如水鏡也

齊明帝為晉平太守有惠政嘗懸一蒲鞭未嘗用之

戴僧靜永興人臨湘侯劉太祖在淮陰雅有人鑒見而賞之會匈奴卒至僧靜應募出騎單刀直前虜即奔退人斬三級時天盛寒乃脫衣口啣三頭以刀[illegible]背[illegible]滑而還臨湘侯大賞之曰殺三人亦可反命矣進之於太祖石頭之役功冠諸將遂至貴顯

檀超字悅祖少負氣始爲南徐州西曹書佐與別駕蕭惠開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相凌駕而超舉動嘯傲不以地勢推之張淯謂惠開曰我與卿並有何等名閥俱國家微賤時外戚耳何足以一爵高人惠開欣然更爲刎頸之交

南齊時荊州城東天子井出錦于時士女取用與常錦不異經月乃歇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子也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者衆僧以銅甖盛水

華更鮮子懋流涕禮佛誓曰若使阿姨獲祐願華竟齋
如故七日齋畢華更鮮紅看視罌中稍有根鬚阮病尋
差世稱其孝感

恒闔宇叔道太祖輔政使褚淵致意為子晃求女婚闔
不敢聞命曰爵霍不婚常所嘉猶齊大非偶所以不敢
承殊眷太祖雖嘉其退讓而心不能懽也

王儉謂石碑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為王球碑石

明帝不豫南康王琳于第賜死獨江泌守尸晝夜號泣
悲動路人于時諸王並見誅剪故舊無敢瞻看唯泌及

衡陽王子浚侍讀嚴植各爲營理喪事時人高其節

劉璡字子敬耿介好禮嘗與故人共車於津陽内見一女子容姿甚麗盼睞之璡因抽坐席懸車中以隔絕之其正如此

劉瓛字子圭沛國相人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五歲聞舅孔昭先讀管寧傳欣然更請讀因聽受曰可及此耳

江泌字士深濟陽考城人有孝行同族有一人與泌同名世謂泌爲孝泌以別之

爲范尚書拜表　丘遲

昔滕公移碧于泗亭傾遂留權於博進祿止一守官寮九列臣獲照秋場取沃淮海發蒙去岙巳若松喬匪富伊榮須臾至此賞參十亂躬越五水歷覽前載孰與爲匹

爲范衛軍讓梁臺侍中表　　丘遲

懷鉛𡚁歲不以隕穫累心躡履晚年豈以充詘在念曩伊泰仕焉巳幸遂復分竹九嶷擁旄百越值天地中開神武再廓厤祿是著管䎃靡遺今覇運肇基四海明目樞饒規獻實在得人况處肅微何用膺荷

為何尚書重讓侍中領驍騎表　丘遲

臣權自散輩之中寘彼周行之上既慚伯蒙使天下愼選又乖平叔令內外得人且玉壺獨掌見榮昌期[illegible]可參必簡英俊

為柳僕射讓光祿表　丘遲

竊謂敬孫以規獻為職蕤品常貴飛翠鳴玉升降禁明臣以凡淺豈伊忝匪稱其服終朝三褫近取諸身皎日非喻臣之庸薄久壓物論假以光華擢敘無階而嬰雖沈痼日月滋甚聖明留眷履之舊恩降惟蓋之餘矜

榮不徒行事存寵渥

為王博士讓表　　丘遲

臣聞撫臆可以言心量能則知所止是故矯親魯門簡業事亡雜吹齊雅分聲遽逝臣才行邁汙文質無燕疎達謝于谷杜淹洽乖夫劉楊非除部養之勤豈通掌故之業

永嘉郡教　　丘遲

貴郡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而曝背拘牛屢空於畎畆績麻治絲無聞于窐巷其有

耕灌不修桑榆靡樹遨遊鄙里酣醑卒歲殛伍乖隣流宕恖返才異相如而四壁獨立高慚仲蔚而三徑没人雖謝文翁之正俗庶幾龔遂之移風

答舉秀才啓　　丘遲

方今八友盈庭五承在幄七教畢修九功具舉猶乃物色闕房夢想巖釣故巳天不愛寶野無遺賢輙仰宣皇歎俯鑒愚蔽覡察衡閭詢事芻草如有片言人善一介可避謹聞絳闕恭奏青蒲

爲范雲謝示毛龜啓　　丘遲

玄甲應于姬渚青髯符于夏室翙翔卷耳之險浮游蒞桀之上藏來千載獻狀一朝斯誠陛下至德動天神爲化故能寶瑞開圖珍祥映諜優星抱月負字銜書闇出蕃籬繼蹟郊甸

與陳伯之書　　丘遲

伯之齊江州剌史梁武說降之建康平伯之還鎮謀反兵敗以命入魏魏以爲都督淮南軍事臨川王宏北討遲爲參軍領記室命遲與伯之書伯之歸梁遲拜中書郎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鷰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時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于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于友于張繡剚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

而勳垂於當代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
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
居高堂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
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
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顔借命馳驅氈
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東市姚泓之
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
雜種北虜僭盗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
僞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

即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鷰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惟北狄野心崛强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方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

前

侍中吏部尚書何府君誄　丘遲

遠量夷雅淹姿英茂進德方新循名以舊分鑣先達爭驅俊秀匪直羽儀實惟領袖知人斯哲在帝之難僉謂往諮是謂能官圜阿望幣釣嶼投竿金張之貴允茲七侍有美一人累貂三珥服冕乘軒鳴玉飛翠不貪爲寶貴而能貧惟靜是悅惟寂是珍履信茲從積善方慶如何斯德曾是知命彼高者天與人爲昧珋望周行式瞻林壑灑沃紛埃擯揚流俗言必玄遠神惟珠玉色恬喜

慍心堂藁序

硯銘　丘遲

圓水平

璧　頌

面　縣　亭

答神滅論啓　丘仲孚

伏覽勑旨答臣下審神滅論聖照淵深句括真俗理超繫表義貫基識鑽奉神猷伏深舞蹈惠示銜戢存眷丘仲孚白

大梁皇帝立神明成佛義記序注　沈績

夫神道冥默宣尼固已絕言心數理妙柱史又所未說非聖智不周近情難用語遠故也是以先代玄儒談遺宿業後世通辯亦淪滯來身非夫天下之極慮何得而詳焉故惑者聞識神不斷而全謂之常聞心念不常而全謂之斷云斷則迷其性常云常則惑其用斷因用疑本謂在本可滅因本疑用謂在用弗移莫能精求互起偏執乃使天然覺性自沒浮談聖王禀以玄符御茲大寶覺先天爵則觀民設化將恐支離詭辯搆義橫流徵

叙繁緣伊誰能振釋教遺文其將喪矣是以著斯雅論以弘至典績早念身空棲心内教每飜法音用忘寢疾而闇情難曉觸理多疑至於佛性大義頓迷心路既天諾遠流預同撫覿萬夜獲開千昏永曙分除之疑朗然俱澈竊惟事與理亨無物不識用隨道合冥心不辨故行雲徘徊鳥感羨音之和游魚踊躍尚賞清緣之韻況以人神之契發自天衷此臣所以舞之蹈之而不能自已者也敢以膚受謹爲注釋豈伊錐管用窺天輿庶幾闕惑所以釋焉

夫涉行本乎立信

臣續曰夫惑心闇識必發大明明不欻起起必由行行不自修修必由信信者憑師使理無違之心也故五根以一信爲本四信以不違爲宗宗信旣立爲善自行行善造果謂之行也

信立由乎正解

臣續曰夫邪正不辨將何取信故立信之本資乎正解

解正則外邪莫擾

臣續曰信一心者則萬邪滅矣是知內懷正見則外邪莫動也

信立則內識無疑

臣續曰識者心也故成實論云心意識體一而異名心既信矣將何疑乎

然信解所依其宗有在

臣續曰依者憑也夫安心有本則枝行自從有本之旨顯乎下何也

何者源神明以不斷爲精精神必歸妙果

臣續曰神而有盡寧謂神乎故經云吾見衆者形壞體化而神不滅隨行善惡禍福自追此即不滅斷之義也若化同草木則豈曰精乎以其不斷故終歸妙極憑心此地則觸理皆明明於衆理何行不成信解之宗此之謂也

妙果體極常住精神不免無常

臣續曰妙果明理已足所以體唯極常精神涉行未滿故知不免遷變

無常者前滅後生剎那不住者也

臣續曰剎那是天竺國音迅速之極名也生而即滅寧有住乎故淨名歎曰比丘即時生老滅矣

若心用心於攀緣前識必異後者斯則與境俱往誰成佛乎

臣續曰夫心隨境動是其外用後雖續前終非實論故知神識之性湛然不移故終歸於妙果矣

經云心爲正因終成佛果

臣續曰略語佛因其義有二一曰緣因二曰正因緣者萬善是也正者神識是也萬善有助發之功故曰

緣因神識是其正本故曰正因經既云終成佛果斯驗不斷明矣

又言若無明轉則變成明案此經意理如可求何者夫心爲用本本一而用殊殊用自有興廢一本之性不移

臣績曰陶汰塵穢本識則明明闇相易謂之變也若前去後來非變之謂

一本者即無明神明也

臣績曰神明本體故即以無明爲因

尋無明之稱非太虛之目土石無情豈無明之謂

臣績曰夫别了善惡匪心不知明審是非匪情莫識太虛無情故不明愚智土石無心寧辨解惑故知解惑存乎有心愚智在乎有識既謂無明則義在心矣故知識慮應明體不免惑惑慮不知故曰無明

臣績曰明為本性所以應明識染外塵故内不免惑惑而不了乃謂無明因斯致稱豈是空也哉

而無明體上有生有滅生滅是其與用無明心義不改

臣績曰既有其體便有其用語用非體論體非用用有興廢體無生滅者也

將惑見其用異便謂心隨境滅

臣績曰惑者迷其體用故不能精何者夫體之與用不離不即離體無用故云不離用義非體故云不即見其不離而迷其不即便謂心隨境滅

故繼無明名下加以住地之目此顯無明即是神明神明性不遷也

臣績曰無明係以住地蓋是斥其迷體而抱惑之徒未曾論也

何以知然如前心作無間重惡後識起非想妙善善惡

之理大懸而前後相去甚迴斯用果無一本安得如此相續

臣續曰不有一本則用無所依而惑者見其類續爲一故舉大善斥相續之迷

是知前惡自滅惑識不移後善雖生瞻心莫改

臣續曰未嘗以善惡生滅虧其本也

故經言若與煩惱諸結俱者名爲無明若與一切善法俱者名之爲明豈非心識性一隨緣異乎

臣續曰若善惡互起豈謂俱乎而恒對其言而常迷

其旨故舉此要文以曉羣惑

故知生滅遷變酬於往因善惡交謝生乎現境

臣續曰生滅由於本業非現境使之然善惡生於今境非本業令其尒也

而心爲其本未曾異矣

臣續曰雖復用由不同其體莫異

以其用本不斷故成佛之理皎然隨境遷謝故生死可盡明矣

臣續曰成佛皎然扶其本也生死可盡由其用也若

用而無本則滅而不成若本而無用則成無所滅矣

荅神滅論啟

沈績

弟子績和南垂示勑荅臣下神滅論伏深欣躍弟子竊惟道不自弘弘實由人人須其識識須其位用彡所垂聖人大寶曰位豈其意乎然或位而不人或人而不位三者云備其理至難故宣尼絕筆於獲麟孟軻反身於天爵誠無其位也嗚呼真化殆將淪沒今天子以仁聖盛明據至尊之位蓋層山可以衆煦飄其和不可移也鐘鼓可以雜亂其鳴不可闇也將使慓慓黔首濟其

長夜自非德合天地誰能若斯弟子早沐虛風既聞之矣然而燕雀之集猶或相昏飛蓬之門尚自交構聖旨爰降辭高理愜敦以人天之善誡以莫大之刑一言作訓內外俱閑夫以孺子入井凡民猶或傷之況乃聖慈御物必以惻隱爲心邪能指白馬之非白猶見屈於中庸至於神亭機外志存弘化魍魎摧其頰舌焉足道哉神牘天貴本非覬覦遂能存示用慚寡德弟子沈績和南

太子僕射簡寂觀碑　沈璇

夫大清與絕上玄秘遠存至莫究化匿無方改陵谷於崇朝變椿齡於終食邈矣悠哉罕測其宗者矣若迺煉質歸真瑩情遯俗控八龍而朝四聖攄三蓋而役羣英兢跡非神求心在德然而著慾濡累傷生惑性名利沉溺奪志棲心學至莫追曼倩已遠游溺難戒井鯢易徵自非託隱幽棲憑高而沼聲跡絕象風馬無津觀榮落而最游隱雲煙而慕遠豈能濯穢歸真因枝表實七變化體九易移顏文生五臟花開六府奏瓊笈於紫臺披金篆於碧室者乎三洞濮師修靜心懷寬慈性蕳甚造

志爲樓任誠隆關教投裴樂士解虛靈山以宋大明五
年置館於廬山高嶺夫止煩曰簡遠囂在寂節義表名
因心顯號前陳蠡壑積水浮天郝據匡山層巖入極瞰
七澤蹟猶掌瞻九河真如帶物色盈睇煙霞滿矚夕魂
東引曉魄西延仰視奔星俯觀駭電乃緣崖葺宇依平
考室即嶺成封因叓置壇聳損五[illegible]承降相臨峻坂六
層傾除九折丹崖翠壁側刻殊形八峰七嶺參差異色
飛溜垂虹積清似素輕羅散霧棲綠成帷春林縮錦冬
嵒擬翠朝猿永嘯夕鳥攢吟町疃馴揩頳頓滿袖晨桴

脫罔羅彷彿其既開玉關金臺路寂寥而方救其首杳
林重茂匪君披迹而已哉徐洋難排靈迹易隱然而先
生托身鍊枝飛迹壺天遺文餘記盈縢委篋摘玄宗之
奧旨暢秘訣之幽玄是以通神間出參嶶繼軫而三芝
與遠非足迹所倒九丹秘絕匪俗聽所聞故功過則遷
道在斯匿三洞弟子千道恩諳此遺塵範茲漢并欲科
道明鍊餌養精淳方且浴日餐霞飛金化玉叟履蜒登
霄倚非雲常慮末俗風頹後生志弱忘跬步之致遠闇
尺木之騰空所以式鐫往訓敬詔來哲無謂世隔神路

則遐相葬道術義非疇矣匡滕洞府庶契冥縢攜手神州仵仲嘉好乃作銘曰

三才並明萬品俱陳造物在象成務由人銓功寺義拂命非鄰猗歟先哲覩賓排賓綠偏返劫巖脆歸眞慇斯輕蘭巖茲妙訣九曲五枝玄霜赤雪援神顧舉託迹蟬蛻曰成輪與爰儼裳袂羽衣優遊雲旋容裔法無難易志有浮眞嚣靜係迹躡溢緣情棲巖恊遯依淵貧淸道基松朮業著芝瓊棧塵屏累遣受遺榮神明濟濟靈壇蕭蕭念鷲興翅形祇永鞠白雲宵動芳煙夜簇來爲班

龍去留實牘茂德長鐫清芳永複

故左民尚書忠子沈僧旻墓志銘　張纘

漸東振古龜組三襲政若解繩吏如爍濕十升龍管四
至九卿居高首映北德[illegible]明

張按僧旻當作僧畟見陳書沈君理傳

與僕射徐勉薦吳興沈峻書　陸倕

五經博士庾季達須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凡聖賢
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貫為羣經源本
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

[illegible]顯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羣儒劉嵒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弟謂宜即用此人命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絕業傳於學者

吳興藝文補卷之四